

短篇經典文庫

尤凤伟 著

凤伟

六短篇

海豚出版社



短篇經典文庫

偉
六短篇

尤凤伟 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凤伟六短篇 / 尤凤伟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 9

(短篇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10-2241-7

I. ①凤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21380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策 划: 林建法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
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680毫米×950毫米)

印 张: 5.75

字 数: 70 千

印 数: 1-6000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241-7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I	风雪迷蒙
31	彼 岸
58	门 牙
92	幸福的味道
114	晒 画
146	残余时间

风雪迷蒙

五个准寡妇冒雪上路了。目的地是三十里开外的刘芥煤矿。

世上有寡妇，活寡妇，老寡妇，小寡妇，没听有准寡妇一说，这说法透出一种不善的阴毒，只是这五个急匆匆往矿山奔去的女人的真实情况是：男人眼下正被埋在地底下，死活不明，而且即使活着最终也难逃一死，对于此时此刻的她们，称之为准寡妇确再恰当不过。

她们一大早就出了村，天阴着，不晓得日头出没出山。风又冷又急，吹得雪粉在半空中飞扫，吹得她们像没了脚跟，摇摇摆摆。说起来她们并不是弱不禁风的女子，常年的劳作使她们个顶个像头壮实的母牛。可

自从噩耗传来，天塌地陷，自己也如同自己男人那样被埋葬了，人整个地垮了。

走在最后面的是满玉。她是五个女人中最年轻最标致的，也是唯一没有孩子的，当然说她没有孩子也欠准确，她有，在肚子里，是男人回家过年怀上的，眼下说这事除了自己还没人知道，包括男人永利。这当间她和永利通过电话，几次要讲，可终未讲出口，许是考虑到这个消息对身为独子的永利太过重大，听了会不顾一切地往回跑，她不想因为这个让他旷工，要知道孩子出生后花钱的地方会很多。另外，她似乎还有点舍不得将这个秘密泄露，让它留在心里像一块糖慢慢融化，甜蜜无比，只是这甜蜜的时间太过短暂。

满玉是昨天晌午被广播喇叭喊到村委会的，去的不单她，还有本村另外几个女人，就是李兰，宫花，黄艳丽，还有紫英。一打照面，满玉的腿立马瘫软了，赶紧用手扶住门框才没让自己倒下，她感到窒息。心“嘭

嘭”地狂跳。她看得出，来的这些女人的男人都和永利在一个煤矿下井，召成块儿，头脑再迟钝也会想到是矿上出了事，况且出事也不是头一遭，两年间村里已有三个男爷们在矿难中送了命。满玉想到今番摊在自家男人身上，立时觉得天崩地裂，精神完全崩溃了，后来大嘴村主任讲话，矿上来的一个小白脸讲话，唯见嘴皮一张一翕，吐出的音却啥也听不见，甚至连别的女人的号啕大哭也完全听不见，那一刻，唯有一念在撕裂着她的心：永利死了，永利死了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有了后了啊，他，他太惨了……

女人们顶着风雪艰难前行，哈着腰，歪着头，进三步退两步，她们得这么走到七里开外的镇上，再坐小客到另一镇，在那里再换一次车才能去到刘芥煤矿。眼下她们走的是一条乡间山路，曲曲折折，高低不平，又被雪覆盖，女人们只能排成单行鱼贯而行。雪将她们的通身染白，远远看去，活脱脱一支身着孝服的出殡队伍，事实上她们正是一伙

送葬人，只不过是给活人送葬。

这么顶风冒雪走了两三里，女人们就走上一条机耕路，只因天气恶劣，路上不见人和车的踪迹，空空荡荡。走在最前面的宫花缓下脚步，等着后面的伙伴跟上来。宫花是从邻县嫁过来的，因脸盘大被人叫着大脸宫花，刚结婚时随男人双泉在矿上干杂活，后来一胎生了两个男孩，就回家了，因没有家底，承包的地不够数，日子穷得厉害，三间老房子没钱翻修，说倒就倒。宫花直等到最后面的满玉跟上来，才开始又往前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到了镇上，都等等俺，俺要去百货公司买双棉鞋。”贴她身边走的李兰问：

“你脚上不是穿的鞋吗？”宫花说：“是给俺家双泉买。”几个女人一齐用哭得红肿的眼瞪向她，像看一个神经病。可不，宫花说的整个是疯话，男人给埋在地底下，死就死了，不死矿上也不打算抢救了，真正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买鞋有啥用呢？许是看出伙伴的惊讶，宫花解释说：“今黑下俺梦见了

双泉，他和一伙人在野地里往前走，他看见俺转脖吆声宫花你赶快给我买双鞋，俺往下一看，是赤着脚，赶紧问双泉你的鞋呢？他说掉了，俺又问双泉你要去那儿？他瞪了俺一眼，吼：‘小贱人，装啥糊涂，俺去哪儿你还不知道么？’俺就给吓醒了。”几个女人也像给吓着了，低下头，心里惴惴的，从宫花梦里双泉对她愤怒态度，想必是已晓得自己面临的处境：自己的女人为多拿死亡补贴已同意了矿上的意见，不再抢救了。女人们从宫花的梦，自然而然想到自家的男人，尽管没像暴脾气的双泉那般托梦怒骂，肯定也心有怨恨。

女人们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昨天，那个矿上来的自称是地质专家的小白脸，对她们咬钢嚼铁，说这次矿难情况特殊，唯一的抢救办法是挖一条通矿洞作业面的地道，可由于距离过长石质太硬，即使用最先进的设备，也得花二十天才能打通，要知道人不吃不喝不可能活这么久，所以救也白搭，矿上

的意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，不再实施抢救，除按规定发放矿难补贴，再将省下来的抢救费用补偿给每个死者家属五万元，同意就去矿上签字画押领钱，条件是死者家属必须全部同意，少一个也不成，还不得将这次矿难对外界泄露，把事私了。开始没人肯答应，哭着嚎着向小白脸要人，可到最后，经不住小白脸一遍一遍将“人是死定了”说成“铁的事实”，还有想想这五万块也真不是个小数目，不要亏大了，女人们也就同意了，于是在小白脸的催促下，匆匆上了路。

“你们说，矿上答应给的补偿不会变卦吧？”问话的是李兰，李兰是女人中间个子最高，而模样最差的，脸宽下巴短，像一把铁铲。李兰替男人生了一个闺女，可男人还想再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，不知怎的李兰再就怀不上，弄得男人和公婆对她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，还放言，要是两年内还生不出儿子就离婚。她害怕离婚，那样她就会被赶出家门，整个儿鸡飞蛋打，这种养不出儿就

滚蛋的事在四邻八乡也不少见。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种危机，李兰是比较痛快同意放弃抢救的一个。

“小白脸说矿主有的是钱，哪能变卦呢？再说他还怕咱们把这事捅出去呢，那他就倒霉了。”回答的是紫英，紫英姓邵，模样挺俊，山后邵家村娘家，紫英是她们当中孩子最多的，三女一男，因违反计划生育被罚个精光，大冬天四个孩子只有两套棉袄棉裤，两个出门另两个就只得待在家里，旧社会的老套故事竟出现在今天。紫英说话时不看李兰，而是把脸转向侧后方的黄艳丽，因为她知道黄艳丽是反对矿上意见的，直到上路前还别扭着，她把矿主不会变卦的话冲黄艳丽说，目的只在怕黄艳丽中途变卦。

紫英想得不错，一路上黄艳丽悲伤如初，闷声不语，黄艳丽比满玉稍大，长一张娃娃脸。听了紫英的话她横了她一眼，反问：“二十天不吃饭，一准就能饿死？俺不信。”

迎面有股雪尘朝她们直扑过来，都一齐缩了脖子并努力将身体前倾，即如此，袭来的风雪仍将她们刮得趑趄趑趄。

刚一站定，紫英便就黄艳丽的疑问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且理据充足，她说：“二十天不死那是不可能的。先成（她男人）对俺说过他遇上的一桩事，他说在部队当兵时，村里有一对男女钻进部队刚被覆好的坑道里胡搞，忘了时辰，地道的大门给关了。按规定，地道的门半个月开一回透气，再开，就发现有人给关在里面了，两个人直挺挺抱成块儿，死了。你看，半个月就是这个结果，二十天还能活出来？”

一直沉默不语的满玉忍不住说：“人可不一样，有人命大有人命小，电视里演有人给关在铁笼子里，四十天不吃不喝，最后活着出来了。”

紫英不屑地哼了声，说：“俺也看了，那是变魔术，全骗人的。”

李兰说：“魔术都是假的，当不得

真。”

满玉不吭声了，她知道李兰紫英她们的主意已打定，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。她又回到自己的心事中：就是永利一旦死了，自己肚里的孩子咋办？留还是不留？依自己和永利的感情，应该把他的根留下，问题是永利不会知道了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反倒给自己今后的日子带来艰难，或许连嫁也改不了。这念头刚一闪过，满玉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自私，男人死活不明，自己便想他身后的事实在是问心有愧。满玉谴责着自己，又听李兰问宫花：“你才刚说男人给你托梦，你想想，梦里和双泉一块走的有没有俺家传本？”

“哦，哦。”宫花一边应声，一边回想着那个梦，好像是黄昏，天地间光线昏暗，双泉那伙人低着头匆匆赶路，从她跟前过去双泉才回头向她要鞋，说话时其他人没回头，只顾走，当中到底有没有李兰的男人传本自己没看清。

“好像，好像有，有传本。”宫花说，她不晓自己为啥要说谎，反正就觉得应该这么说。

李兰“噢”了声，用手摸摸锨铲样方脸上的雪。

“那，那，有没有俺家永利呢？”满玉向宫花身边靠靠，望着她的大脸问。

“啊，有，有永利。”宫花回答。

“那有没有俺家先成？”邵紫英问。

“有，也有先成。”

“广东呢？俺家广东呢？”黄艳丽急问。

“广东也有，都有。”宫花索性把谎撒到底。

一时间哑声。只有风雪肆虐鸣吼。

“他们死了，都死了！”李兰首先打破沉默。

“人是死了，死了才能给活人托梦呵。”紫英说。

“对，在宫花梦里的不是活人，是鬼魂，急急赶路，去阎王那里报到啊。”李兰说。

黄艳丽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

“别哭啦！”李兰转脖朝黄艳丽吼，“哭，就知道哭，哭有啥用，把死人能哭活了？再说了，人也没白死，人家矿上总共给二十五万，你干嘛不想想这个？！”

不晓是被李兰震住，还是钱在意识中起到作用，黄艳丽止住哭。

这当儿传来一阵机器声，女人们赶紧回头，见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后面驶过来，开车的像叫雪封了眼，拖拉机醉汉样，一扭一晃，女人赶紧向路边躲闪，不料拖拉机却停在她们身旁，开车的抹抹脸上的雪，露出一张冻得像猪肝的脸。问声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镇。”宫花也抹抹大脸。

“上不上？”猪肝脸问。

“要不要钱？”宫花问。

“一人两块。”

“哈，这么贵？”宫花连连摇头。

“哼，这年头两块钱能干个啥，还嫌贵。”猪肝脸愤愤说。

“也快到了，一块钱中不中？”紫英讲价钱。

“不中。”猪肝脸很不耐烦，做出要立马开车的架势。

“坐吧，坐吧。”满玉悄声说，她有身孕，走得很吃力，也担心流产，那样在这冰天雪地里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“坐啥，顶多还有三四里，干嘛花这冤枉钱。”李兰反对。

“不坐。”宫花赞成，“客车还早，走了去也不耽误。”

想捡外快的猪肝脸见没望，恶狠狠说，“你们这个抠娘们儿，冻死也没人可怜！”说毕一踏油门，拖拉机开去，留下一股浓浓的黑烟。

烟尘散去，她们看到了远方隆出地面的白色乡镇。

赶到镇上，雪还在下，风却小了。女人们穿过镇街来到公路边上的乘车点。以前叫

汽车站，一个人称吕站长的老头儿管卖票上行李，后来私家小客取代公家大客，车站取消了，吕站长走了，车站小屋让一个哑巴租了开起杂货铺。满玉对这个车站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三年前嫁永利，就是在这里下的车，迎亲队伍在这里敲锣打鼓迎接她，然后又坐上一辆永利不知从哪借来的桑塔纳，那是她这辈子头一回坐小轿车。再后来每次回娘家都会在这里坐公共车，可以说这里是她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驿站，所以每回到这儿都倍感亲切，只是这一遭是物是人非，这里的一景一物都令她触景生情，徒生悲伤。

女人们一头扎进哑巴的杂货铺里，一来避雪暖身，二来确认车时。哑巴四十多岁，骨瘦如柴，他金口不开，倒会写字，他看了李兰写在纸上的问题，笔答如下：一点。哑巴惜字如金，却也能让人明白，就是到刘芥煤矿的车是下午一点，还有两个多钟头，时间宽裕。

大脸宫花对男人的指令不敢掉以轻心，